

近在咫尺的陌生



4C 黃雅靜

清晨的一縷陽光透過紗窗如輕紗般飄落在我臉旁，溫柔的輕撫我，待我從睡夢中脫離，因為剛醒，眼前一片模糊，陽光照射中帶來獨有的溫暖而又熟悉的氣息，被子包裹在身上的柔軟都讓我倍感安心。這般舒適總會讓人不忍再睡個懶覺。我正翻身，準備回到夢中溫柔鄉，卻看見一個陌生的人影坐在我床邊。

我一直獨居，從未有人與我同住，想到這裏，之前的安心感一下全數消失殆盡，徒留在我心中肆意發芽的恐懼。

我慌亂抓起床邊眼鏡戴上，這才看清眼前陌生人的長相，正值大好年華，卻頂著兩個猶如黑洞的黑眼圈，烏黑的頭髮零星分佈了幾根顯眼的白髮，眼神失了幾分神氣，但在發現我醒來之後，反添了幾分喜悅與關心。

「媽，你身體怎麼樣了？你昨天說胃不舒服，我還早起熬了粥呢！」他有些擔心的說。我雖然是不知為何他叫我「媽」，甚至都不知道是誰，出於本能，我有些害怕的往後縮了縮，半晌才顫顫巍巍的開口問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在我家裏？」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好像習以為常般，笑了笑，說：「您先別急，快來客廳把粥吃了吧！」可那張陌生的笑臉，分明帶著不少失望，好像失了意的孩童，卻還是硬擠出笑臉一樣。

我來到客廳，餐桌前的粥是我最愛的南瓜粥，我實在不懂為何他對我這麼好。男人坐在我前面看著我喝粥，眼裏滿是期待，我有些尷尬的避開視線，卻看到櫥櫃上的相片全是我與這個男人的合照，照片中的他與現在不同，多幾分意氣風發，每一張照片中都有他的身影，他在我的生活中那麼近，卻又那麼陌生。

我吃完粥，趁著男人洗碗，想到廁所洗個澡，打開熱水，水霧繚繞，周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水汽，可惡的濕氣害的我叫腳打滑，一個不小心跌坐在了浴缸中，發出巨大聲響。背後傳來陣陣刺痛，腦袋上瞬間滑落冷汗。

男人聞聲急忙趕來，開門便看見跌在浴缸中的我，他彷彿跌倒的是他一般，狀亦甚痛苦，小心的將我扶起，動作似母親般溫柔。他問我年紀這麼大，怎麼不叫他幫忙。也許是因眼前赤裸的羞恥感，又或是疼痛帶來的難受，都將我的不愉快推向了極點，讓我心中的火焰山，一點就燃。

我一把拍開男人的手，他卻不依不饒還想繼續幫忙。我扯下了浴簾，掛著浴簾的欄杆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上，我的手慌亂中抓在了他的手臂上，劃出了長長的血痕。男人吃痛出聲，捂住手臂，但還是笑著叫我：「媽，對不起，是我太急了，讓我幫你，好嗎？」鮮血從手臂滲出，我看著眼前一切，好像是按下了暫停，仿佛水蒸氣雨都正加重了，讓人更加喘不過氣。可能是愧疚作祟，我沒有再作聲。

近在咫尺的陌生



為何你對我來說只是陌生人，卻對我這麼好？

我洗完澡換好衣服後，他坐在我背後替我吹乾頭髮。吹風筒的風聲在耳邊響起，但無人作聲，是那麼安靜。一聲啜泣劃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默，我有些震驚地望向他，他才終於開口：「媽媽，你何時能夠記起我？」那聲「媽媽」與眼淚一同滴落在我心間。那一刻，我望著那坐在我身邊的男人，好似什麼都想起來了。

這個對我無微不至、無處不在的男人，曾出現在我的照片中、生活中。我也終於想起，他是我懷胎十月生下的孩子，我撫上那本該熟悉的臉，像個母親一樣，用指腹為他拭去眼淚。若不是這可惡的病，你怎會陌生？

「對不起，是我以前太忙了，沒在你身邊，直到你患病忘了我，我才出現。」他的眼淚大顆大顆的往下落，到此刻，他還在向我道歉。可我並不怪他，我又怎會怪他？他的工作朝九晚五，很少有機會陪伴我，以至於我患上老年癡呆，才會以為自己獨居。人生總要在失去之後才會珍惜。我也未曾發現這個近在咫尺的陌生人，就是我最愛的人。

也許我明天會再次忘記你，但是你的模樣不會再陌生；也許哪天我會再次想起，到那時請讓我與你促膝談過往。

我再次抱緊他，告訴他我愛他，他在我肩上哭泣，濕熱染遍了我的心，我輕拍他的後背，就像安撫哭泣的嬰兒，再次回到了那段時光。

<完>